

马克思主义及哲学

《资本论》与“历史之谜”的解答*

刘雄伟

【提要】《资本论》并不是一部纯粹以“资本”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著作，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它的深层主旨在于，以资本的运动逻辑来展现人类现实历史的运动过程。通过剖析价值形态的历史性转换，《资本论》不仅解答了资本主义之谜，而且还解答了人类历史发展之谜。《资本论》对“历史之谜”的解答，为“缩短和减轻”人类历史运动中的“阵痛”提供了现实的道路，也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存在论意义上的根据。《资本论》表明，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的价值理想，之所以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所设定的“最高价值”，就在于它深深地根植于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之中。

【关键词】《资本论》 历史之谜 人的解放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 (2016) 02—0005—07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阐述《资本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资本论》到底是“应用”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经济学著作，还是实质性地“建构”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的哲学著作。按照通常的解释，《资本论》仅仅是“应用”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因而它只是包含了唯物史观的思想因素的经济学著作。与此不同，笔者将要证明，《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毕生研究的结晶，它本身就展现了马克思的“新历史观”，展现了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解答。

一、经济范畴与人的活动

《资本论》是由一系列的经济范畴所组成的理论体系，所以人们一般会把《资本论》看作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认为它是“应用”了而不是“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然而，如果仅仅把《资本论》单纯地看作是一部

经济学著作，那么，就会面临一个极为严峻的理论挑战，即诞生于150年前的《资本论》，是否能够解释当代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论》在今天是否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事实上，国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正是由于单纯专注于探究《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规律，进而发现了这些经济规律与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之间的差距，得出《资本论》已经过时的结论。对于《资本论》“过时论”这一严重的理论挑战的回应，催逼我们必须出离经济学的视域来重新看待《资本论》，因为人们发现，仅仅囿于经济学的语境中，试图通过对《资本论》的经济结论的局部修正来回击人们根深蒂固的这一偏见，始终是软弱无力的。

*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历史客观性问题研究”（2014BS10）。

《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它十分醒目地提醒我们，《资本论》不是流俗的经济学著作，不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延伸和变形，而是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因此，我们必须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经济学的语境中来理解和解读《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直指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实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着力于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这就把具有历史内涵的经济范畴超历史化了，进而把现存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永恒化了。于是，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①这就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实质。显而易见，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人的活动以及由人的活动所创生的现实历史的辩证运动本性被彻底遮蔽了，取而代之的是物物的经济交换的假象。

《资本论》首先破解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澄清了经济范畴与历史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②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最发达的和最多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③马克思关于经济范畴与历史运动的关系的思考表明，“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④这就是为什么《资本论》从探讨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出发，来揭示人类全部历史运动规律的原因所在。

由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所以《资本论》首先从商品这个经济范畴出发。“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⑤因此它先天就具有使用价值，但马克思发现，在实际的商品交换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完全沦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仅仅成为充当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内在矛盾在于，“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⑥商品为什么会有交换价值的量的差别和使用价值的质的差别，这种差别的根据是什么？马克思由此从商品的二重性回溯到了对创造商品的人的劳动的二重性的考量。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表明，创造商品的人的劳动既是一种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的“具体劳动”，同时又是一种具有社会属性并可以用以社会交换的“一般劳动”。因此，商品的交换，表面上看，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但实质上却是创造商品的人的劳动的社会交换，在商品经济中，人的劳动的社会关系只不过是物与物的交换关系倒映了出来。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显然没有洞见到物与物的交换关系所掩盖的人的社会关系及其现实的历史，所以它只能把商品理解为与人的活动无关的物的存在；《资本论》则透过商品经济中的物与物的关系，洞见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所以它最终实现了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批判和超越。从马克思哲学的生成史来看，《资本论》通过商品的二重性而对人的劳动的自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0页。

性和社会性的“本质还原”，只是重申了马克思在早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这一思想：“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① 不同在于，《手稿》尽管已经表明，不能把社会历史排除在人的感性活动之外，因为这样一来极有可能造成历史与自然的割裂和对立，但它在对人的感性活动的理解上，受到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深刻影响，仍然带有浓重的思辨哲学的话语色彩。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彻底走出了思辨哲学的阴影，完全以经济范畴展现了人的劳动的现实内涵。

《资本论》从商品的二重性出发来展现人的劳动的现实性，从而也就为真正澄清由人的现实劳动所创生的现实历史提供了可能。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人类的历史是在人的感性物质活动中不断创生的，因此对现实历史的理解，只能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出发。但马克思意识到，如果径直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基础的人口出发，来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看似是正确的，实际是错误的，因为抛开构成人口规定的经济范畴，则只能形成关于历史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反过来说，只有从作为规定人的活动的经济范畴出发，人们才能达到对现实历史的“理性具体”的把握。这就是《资本论》之所以从经济范畴出发来破解“历史之谜”的原因所在。

马克思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② 英国人李嘉图的经济学研究，只看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物与物交换关系，但却看不到被物与物的交换关系所掩盖的人的活动及其社会关系，所以他把人变成人的帽子，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物与物的关系，把现实的历史描述为物的存在。

李嘉图经济学的症结，也代表了整个国民经济学深层症结。《资本论》通过破解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以物与物的关系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遮蔽，最终揭示了现实历史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根本上说，《资本论》并不是一部纯粹以“资本”为研究对象的经济著作，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它的主旨是，着力于以资本的运动逻辑来展现人类现实历史的发展过程。

二、价值形式与历史的演进

构成《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看似是个简单的经济范畴，实则蕴涵了人的活动以及由人的活动所创生的全部历史的秘密。马克思说，“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③ 这就像在宗教的幻境里，人脑的产物反而变成了独立的存在。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马克思称之为商品拜物教。商品为什么会在现代社会里成为主宰商品生产者的神秘力量，使得商品生产者对它顶礼膜拜？这显然不是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抑或价值的内容，而是根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就是说，现实的人的活动，既是创造历史的前提，又是历史创造的结果和产物，它本身就承载着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因而它必然是社会性的，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分工的存在，现实的人被扭曲为各个相互独立的私人生产者，人的社会本性完全被物与物的全面依赖关系所取代。马克思说，“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9~90页。

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①马克思对商品的存在论阐释的真实意义在于，商品的本质，不是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因为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是人类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而是构成商品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正是由于构成商品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换，人类的历史发展才会呈现为不同的社会形态依次变革的过程。资本主义把人的社会性完全颠倒为物的社会性，从而也就把从前的人的依赖关系彻底转换为现代性的人对物的依赖性。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的实质所在。马克思说，“在奴隶劳动下，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代价劳动。”^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生产的劳动产品，如果不能在市场上进行兑换，那就意味着人的劳动是无效的。正因为如此，商品才会纯化为货币，进而获得一种主宰商品生产者命运的神秘力量，成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之物。关于商品经济同现代人的存在方式的本质关联，马克思指出，“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③

正是基于对人类的抽象劳动的交换方式及其历史性转换的考察，马克思提出了关于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形态的论断：“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

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④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货币”章中而不是在其它文本中，做出关于人的存在的历史形态的论断，绝不是偶然的。它表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现代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现代人的这种存在方式并不是超历史的、永恒的，它是现实历史运动的产物，因而也必然会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而被扬弃。这就是《资本论》对现实的历史亦即资本主义的描述，也是它对人类总体历史进程的存在论反思。《资本论》告诉我们，人的解放不是现实历史之外的抽象理想，而本身就是旧世界的瓦解过程。马克思说，“货币即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的直接交换，也会或者消灭那个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才自由展开的价值规律，或者消灭那种正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身。”^⑤正是因为人的解放的价值理想，深深地根植于人类文明史之中，所以马克思才会终其一生着力于破解“历史之谜”，并最终在《资本论》澄清了人类现实历史的运动规律。

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破解，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漫长而艰难的探索中逐渐实现的。早在《手稿》中，马克思就开始关注人的劳动在现实历史中的异化，亦即异化劳动的问题。青年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的异化根源于劳动这一活动本身的异化，而劳动活动本身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1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14页。

异化，同时也就是人的类本性的异化，是人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① 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是在这部被阿尔都塞判定为“不成熟”的《手稿》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马克思不仅没有脱离现实的历史来抽象地考察人的劳动，反而径直将异化劳动的根源追溯到现实历史中的私有制上来。马克思提出，正是由于现实历史中的私有制的存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才被异化了，因此要克服人的劳动在现实历史中的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从一定意义上讲，《手稿》中关于私有制的经济学研究，实质上已经是一个哲学事件了，因为它没有沿着国民经济学的主流路数继续展开下去，把私有财产当做毋庸置疑的前提，而是在体验异化劳动的时候意识到了私有制的不合理性，尽管此时的马克思还不能在现实历史的平面上来展开对私有制的彻底批判。《手稿》中的异化劳动主题表明，一方面，马克思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彻底分道扬镳了；另一方面，马克思开始自觉诉诸于现实历史的运动过程来考量私有制的克服问题。《手稿》中的经济学话语最终导致了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创立。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作为《手稿》向《资本论》的过渡，延续和深化了《手稿》的思路，并进一步把异化劳动的根源追溯到人类历史上的自发分工。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由于自发分工的缘故，人类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创造了统治自身的异己力量，并由此而派生了诸多遮蔽现实历史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指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② 《形态》较之《手稿》的实质性突破在于，它进一步诉诸对资本主义生成史的分析，

表明了资本主义本身只是历史运动中的“自发分工”的产物。而作为历史的产物，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特殊的历史现象，而不是永恒的和普遍的，因此它的灭亡也是必然的。

通过回顾《资本论》与其理论前史的内在关联，阿尔都塞所谓的“认识论断裂”就不攻自破了。显而易见，《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论题，是对《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和《形态》中的“自发分工”的进一步理论升华。正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入发掘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前提的异化劳动和资本逻辑，最终科学地回答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本质及其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可以说，《资本论》在破解资本主义的秘密的同时，也破解了人类全部历史之谜。然而，人们一般总是关注《资本论》所发现的资本主义运行规律，而遗忘了它的“异化劳动”的前提。由于这一前提的遗忘，《资本论》对国民经济学的内在超越就被彻底遮蔽了，它被流俗地理解为与国民经济学同质的经济学著作。

三、资本逻辑与人的解放

《资本论》中的“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③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通过不断榨取剩余价值来实现自身的持续增殖，因而它始终是一个独立能动的“主体”，与此同时，真正创造价值的工人则完全沦为被动的地位，成为任由资本奴役的“客体”。在资本逻辑的运作下，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被完全颠倒了。马克思说，“资本不仅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形态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1~32页。

间的化身。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①资本家作为个人，可能不是一个伪善的人，但在社会的意义上，他只是经济关系的产物，始终在执行着资本的剥削本性。马克思说，“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②这表明，“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储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储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③

揭露资本的运动逻辑，构成马克思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的存在论证明，但《资本论》的终极旨趣，则不仅仅在于澄明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而在于破解资本的运作逻辑，寻求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马克思说，“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④因此，瓦解资本的运动逻辑，不是要彻底消灭资本，而只是改变资本的属性，把资本的独立性变成个体的独立性和自由，从而使得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

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讲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的这“两大发现”是内在统一的，并集中地展现在《资本论》之中。可以说，“《资本论》的哲学意蕴，不仅是通常理解的唯物史观的新发挥，而且是唯物史观的再奠基。”^⑤因此，探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必须要诉诸马克思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

《资本论》。长期以来，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主要依靠的文本是《形态》，而不是马克思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资本论》。应该说，《形态》尽管拟定了理解现实历史的基本纲领，阐明了理解现实历史的方法论原则，但它并没有能够真正澄明现实历史的内在本质。在这里，马克思只是表明，基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人们的物质生活制约着整个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因而物质生活的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前提。尽管在《形态》中，马克思也已经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孕育着消解从其自身的社会生活条件中所生长出来的对抗的生产力，因而“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但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什么本身就会孕育着这种否定自身的力量？马克思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解答，他只是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暂时性。只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才基于对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明确提出，现实的资本主义，本质上讲，是以资本的逻辑为内容的充满矛盾的运动。资本的运动逻辑，既是人的劳动的异化过程，又是人的异化劳动逐渐克服的过程，“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⑥马克思对资本家的批判及对工人阶级历史地位的确证，绝不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而是基于对资本自行瓦解逻辑的诊断，是对现实的经济关系的研究的结果。“《资本论》表明，马克思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⑦

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这部著作中指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8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7页。

⑤ 孔扬、姜大云：《〈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中的枢纽地位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年第3期。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2页。

⑦ 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出，“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①这表明，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新世界观”，就集中展现在《资本论》之中。可以说，离开《资本论》，我们就极有可能把马克思“改变世界”的新哲学蒸馏为“解释世界”的旧哲学。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关注人的解放的问题，人的解放的主题同样也构成了《资本论》的精髓和灵魂。如果洞见不到这一点，人们对《资本论》的阅读，就会仅仅把目光停留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经济学分析上，把作为哲学著作的《资本论》下降为一部普通的经济学著作，甚至是一本已经过时了的经济学著作；相反，如果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会发现，只要人类还处于不自由的异化状态中，还没有实现自我解放，那么，《资本论》的思路和论题就不会过时，它总会构成人们反思和批判现实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科学共产主义同空想共产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传统形而上学所设定的“最高价值”，而前者则把共产主义看作是现实的历史运动过程。从根本上说，科学共产主义

正是由于奠基在马克思对现实历史的澄明的基础上，所以它才是一个现实的而非虚幻的过程。抛开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解答，或者误解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解答，必然会把唯物史观扭曲为旧的历史哲学，把科学共产主义抽象为空想共产主义。在《手稿》中，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②但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真正解答，显然是在《资本论》中才彻底实现的。《资本论》对“历史之谜”的解答，最终使得共产主义从空想变成现实。

本文作者：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
讲师

责任编辑：周勤勤

① [法] 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85~186 页。

Das Kapital and the Answer to the “Myth of History”

Liu Xiongwei

Abstract: As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Das Kapital* is not just an economic work that studies capital, but also a book which shows the movement of human history by the logic of the circulation of capital. By analyzing how the ideology changed in history, *Das Kapital* not only gave an answer to the myth of Capitalism, but also gave an answer to the myth of human development. The answer to the “myth of history” in *Das Kapital*, not only offered a way to relieve and shorten the “pain”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but also gave a good ontological base for rethinking modernity. *Das Kapital* shows that the reason why the value of liberation of mankind is different from “the highest value” of classic metaphysics is that it is roo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Das Kapital*; myth of history; liberation of mankind